

獨幕話劇

算盤計

吳大揚 作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PDG

内 容 提 要

某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有本位主义思想，不愿派姑娘去学习农业技术，原因是怕姑娘们出嫁后白给别人培养人材。剧本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情节，批判了他这种落后思想，热情颂扬了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高尚风格。

算 盘 計

吳大揚 作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48 • $\frac{5}{12}$ 印张 • 8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06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299

定 价：六 分



算 盤 計

時間：一个春天的上午。

地点：某农业生产大队的办公室。

人物：王守田——生产大队长，五十岁。

丁彦昌——副大队长，四十多岁。转业
军人。

春牛——王大队长的儿子，二十二岁。

淑兰——妇女跃进队队长，十八岁。

仙娥——春牛的未婚妻，另一生产大
队队员，十九岁。

小杜——管理区通讯员，十七岁。

布景：一明一暗的普通房子。室内正面有窗，
陈设简单桌椅等。墙上挂有锦旗等物。

（代：淑兰正和丁副大队长谈话，春牛在旁不停地嚷嚷，小杜的肩有铃声由远而近。）
〔小杜〕

小杜：淑兰，你们大队长呢？

淑 兰：（指嘴）嘘——，小声点！昨天夜里开会开到两三点，丁副大队长刚睡下不大工夫，你有啥事跟我说吧。

小 杜：不行！我这是紧急公事，你作不了主。

淑 兰：小点声，别把丁副大队长吵醒了。

（丁彦昌从屋内上。）

丁彦昌：不要紧，我早就醒了。

淑 兰：（对杜）看你！

小 杜：（对丁敬举手礼）对不起，丁副大队长。

丁彦昌：小鬼，你咋在屋里就敬开举手礼了？

小 杜：这不是上次你在管理区开会跟我说的，通讯员应该有军人作风吗？

丁彦昌：（一笑）我是说，当通讯员的行动要迅速敏捷，办事不能拖泥带水，又没叫你在屋子里敬举手礼呀。

小 杜：（调皮地）反正这也算是军人作风的一部分呗。（从背包里掏公文）

淑 兰：小杜的嘴就是赖，没理也要搅三分。

小 杜：当然我这粗人比不上你这农村高级知识分子喽。

淑 兰：（欲追打杜）你再胡说！

小 杜：好好好！不敢了还不行嗎？

〔小杜往后退，春牛跑上，正好相撞。〕

小 杜：（嘻笑地）对不起，春牛哥！

春 牛：（对丁）大叔呀！猪食頂多还能湊合到明天了，老李进城去想办法还不回来，真急死人！

丁彦昌：咋吃的那么快呀？

春 牛：猪到了一起就展开吃食竞赛了，平均比单喂費一半的食，再加上咱沒經驗。……

淑 兰：反正是一样，多吃多长肉呗。

春 牛：可是眼下的猪食咋办？

小 杜：（把公文册遞給丁）丁副大队长，签个字吧。

丁彦昌：（签字）春牛啊，先別急。咱們想办法解决。

淑 兰：小杜，这是啥公事啊？

小 杜：嗨，这个公事啊，可跟你有关系！

淑 兰：跟我有关系？

小 杜：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

丁彦昌：（看罢公文）这可正办到点儿上了。

春 牛：啊？猪食問題解决了？

丁彦昌：不是那，县里为了紧密配合农业大跃

进，开办了一个妇女农业技术速成班。

春 牛：（同时）考不考？

丁彦昌：社里保送。

春 牛：大叔，把我送去吧。

小 杜：你可不够条件。

春 牛：为啥？

小 杜：你没有辮子。

（众笑。）

丁彦昌：傻小子，你没听我说，这是妇女农业技术速成班。（递给春牛）你看！

春 牛：（接过通知念）条件是：思想进步，身体健康，具有高小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者。（向淑兰）我看你这条件还可以。

小 杜：我也是这么說，是共青团員，身体也棒，又是农村高級知識分子。

淑 兰：你再乱說。（揪杜耳朵）

小 杜：哎哟！（脱身跑下，又上，给丁敬举手）再見，丁副大队长。（下）

丁彦昌：淑兰，你去把王太叔找来，合計合計社誰去。

淑 兰：（下）

春 牛：大叔，我說淑兰滿够条件。政治上
是团员，文化上是高小毕业生，生产上是妇
女跃进队长。依我的眼光，咱村还挑不出
第二个呢。

丁彦昌：我也是这么寻思。

春 牛：那我先給淑兰报个喜訊去。（欲走）

丁彦昌：別慌，別慌，这得跟大队长合計合計
再說。

〔王守田上。〕

春 牛：这不，我爹倒来了。

王守田：彦昌，刚才听小杜說，县里办了个农
业訓練班，还让咱保送个人去学习？

丁彦昌：是啊！你看看这个通知。

王守田：（看通知）这可算是久旱逢甘雨呀。自
从二春嫁出去，咱大队还没人頂这个缺
哪。这回問題可解决了。（自語）咋单組織
妇女班呢？

春 牛：男劳力又搞水土保持，又修公路，还
能抽調出人来？

丁彦昌：你老哥对妇女还有点……

王守田：不是不是，咱可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，
我是想，妇女們有孩子什么的不方便。

丁彦昌：咱社有現成的人，既沒孩子，又符合上級要求的条件。

王守田：誰？

春牛：淑兰。

王守田：淑兰？嗯……这事得好好謀慮謀慮。

丁彦昌：我看春牛說的倒挺貼边。

王守田：听他的干啥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

丁彦昌：根据上級要求的条件看，淑兰还是合适的。

王守田：要說淑兰这丫头，倒是把利洒手，条件嘛……也不比別人差。

春牛：那还有啥問題呢？

王守田：你別插嘴。彦昌，你再多想想，派她去合适嗎？

丁彦昌：我看沒啥問題。咱社还真难挑第二个了。

王守田：彦昌啊，你再多往后打算打算。

丁彦昌：你老哥拐弯抹角了半天，我还摸不着圪瘩在哪拴着呢。

王守田：唉，我是說你應該从发展上看問題。

丁彦昌：从发展上看問題？

春牛：（自語）真憋死人。

王守田：無論啥事，總應該有個長遠計劃才行。

丁彥昌：我簡直是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頭腦了。老哥，我是個直性子人，有啥問題你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。

王守田：嗯……也好。反正你也不是外人，說的當不當咱再商討。

丁彥昌：說吧老哥，我又不給你落口供。

王守田：咱這個大隊發展到今天這樣可不易呀。你呢，從部隊上回來也出了不少力。

丁彥昌：唉，提這些干啥？咱們就別放着西瓜說芝麻啦。

王守田：你先別急呀，咱們當隊長的，總得處處為隊着想對不對？

丁彥昌：這話不假。

王守田：自從二春嫁到楊庄後，咱隊就沒個象樣的技术員了。現在黨提出農業大躍進，隊里的產量要翻一番。這就更需要技術員

了。

丁彥昌：正因為如此，縣里才開辦了農業技術訓練班，這不把咱的問題解決了嗎？

王守田：唉！你還沒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

是，咱要派人去学，就得派个把牢的去。

丁彦昌：难道淑兰还不把牢？

王守田：可是你忘了二春的经验教训了？

春牛：（忍不住了）我爹是怕把淑兰培养出来，跟二春一样，嫁到别的村咱就落不着了。

丁彦昌：噢——闹了半天疙瘩在这拴着呢。老哥呀，咱可挡不着姑娘们在外村搞对象啊。

王守田：你咋这么糊涂呢。她们爱跟谁搞对象就跟谁搞。咱派个媳妇去学习不就行了吗？

丁彦昌：派个媳妇去学习？……

王守田：我看老孙家二媳妇就满好。

丁彦昌：派姑娘派媳妇问题倒不大，可是老孙家二媳妇文化水平不高，只念过几天初小，再说她还有孩子。

王守田：初小高小，差不了多少。

丁彦昌：差这一个字关系着能不能学好技术的问题。老哥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咱放着条件好的不派，单派个条件差的，这也说不过去呀。

王守田：我看没啥說不过去的，反正派誰去学习，也不能給我个人帶回三百三十六六的。

春 牛：那咱为啥不派淑兰去学习呢？

王守田：我就解不开这个扣儿，你們为啥胳膊肘总往外擰呢？难道你們就不知道淑兰跟草亭沟的虎年正在鬧恋爱？为啥咱栽好了树自己不能歇凉呢？

春 牛：那国家培养了那么多年的干部，都派下来到农村劳动，又咋說呢？

王守田：你懂个啥？人家“劳动大学”毕了业还回呢，丫头們行嗎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門的水，嫁到哪村就是哪村的人了。

丁彦昌：照你老哥这么一說，当姑娘的就活該倒霉了。那往后咱們大队里这群小光棍，也就沒法上外村去搞对象了。

王守田：这跟派人去学习不是一碼子事。

丁彦昌：可道理是一样啊。派誰去学习，咱不能单从咱們大队着想，也得为青年人前途打算。就算将来淑兰嫁到草亭沟去，她还照样是个农业技术員呀，哪儿的生产大队走的不都是一条道！

王守田：彦昌，別說了，這些大道理我都懂。

：可你得想想實際呀。今年咱社的指標是平均畝產一千斤，咱又跟草亭溝挑了戰。你們還非要派淑蘭去學習不可。你們還不知道年輕人的毛病，腦袋一熱就結婚了。淑蘭一結婚，咱這個技術員又算飛了。去年二春出嫁我就……

春牛：知道你就不滿意。這回派淑蘭去學習還是不滿意。依我看，這就叫本位主義。

王守田：好小子！我真沒白養活你，會給你爹扣帽子了。

春牛：本來嘛，大伙都同意派淑蘭去學習……

王守田：（火了）大伙都同意？好！那你就把隊于們都請來，咱看看到底誰的理站得住腳。我看誰也不會象你們那麼傻。

丁彥昌：春牛，那你就去請隊于們來研究研究吧。

王守田：對！這我同意。

春牛：我去找。（欲走）

王守田：等等，你去找人可不許胡扯誰去。

春牛：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。（走至門外）

王守田：回來，剛才的事你先別讓淑蘭知道。

春牛：淑兰早知道了。（跑下）

王守田：唉，二十多岁的人了，没点稳当劲。

（少停）彦昌啊，我看咱们还是亲自出马吧，春牛这孩子，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

丁彦昌：那也好。（二人边说边下）

〔静场片刻。淑兰拉着仙娥边喊边上。〕

淑兰：春牛！春牛！咦！他不在？

仙娥：看你，拉扯的人家都喘不上气来了。

淑兰：你找春牛就说找春牛唄，为啥拐弯抹角地说看我来了？（推仙娥坐下）你先歇会儿，我去找找你的那位牛去。

仙娥：看你，我又不是专为找他来的。

淑兰：别哄我啦，你还舍得跑三四里路来看我！

仙娥：真的，我是来报告你个好消息！

淑兰：报告我还是报告他？

仙娥：报告给你们两个。

淑兰：这还差不多。到底是啥好消息呀？

仙娥：你猜吧。

淑兰：（想了想）去县里学习农业技术，对不对？

仙娥：你咋猜的这么准？

淑 兰：我是諸葛亮，能掐会算。

仙 娥：那你算算你們大队派誰去？

淑 兰：这……这我可算不出来。

仙 娥：我可是能算出来。

淑 兰：誰？

仙 娥：你唄！

淑 兰：說真格的，我可真想去学习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派到我头上。

仙 娥：当然能了，你是你們大队的紅人，还能不派你。

淑 兰：仙娥姐，你在这等会儿，我去探听探听消息，順便把春牛給你找来。

仙 娥：看你，我不是說了嗎，我不是为他来的。

淑 兰：得了吧，要去学习了还不告个别。

仙 娥：告啥别呀，临走的时候告他一声就行了唄。

（春牛上）

春 牛：仙娥，你大老远的跑來干啥呀？

淑 兰：干啥？看你来了唄。你跑到哪去了？叫人家好等。

春 牛：（笑）跟我爹辯論去了。

仙娥：（同时）为啥？

春牛：为派人去县里学习的事。我们都主张派淑兰去学习。

淑兰：真的？

仙娥：这可太好了！

春牛：你们先慢慢喜欢，我爹还不同意呢。

仙娥：（同时）那为啥？

春牛：本位主义呗。他怕淑兰跟草亭沟的虎年一结婚，把技术带跑了。所以他坚持要派个媳妇去，媳妇早晚也是我们社的人哪。

仙娥：那也得比比条件呀。

春牛：要不咋让人生气呢，他就不比条件嘛。我跟丁大叔把嘴皮子都磨破了，他就硬鑽牛角，一口咬定这是为生产队着想。

仙娥：为队着想也不能不管别人的前途呀。我去找大叔评理去。

淑兰：（难过地）仙娥姐，别去了，谁让我遇上了这么个死脑筋队长呢！

仙娥：淑兰，别难过，咱们一定想办法把大

叔的思想扭过来。啊？

淑兰：算了吧。我有点头疼。（欲哭跑下）

仙娥：淑兰！淑兰！（追至門口又返回，責怪春牛）
看你，嘴上也沒个把門的。

春牛：这能怪我呀？我又沒說不让她去学习。仙娥，你到底干啥来了？

仙娥：跟你告别来了。明后天我就去县里学习去。

春牛：真的？

仙娥：那还能假的。我們队长可不象你爹，
光扒拉自己的小算盘。說真格的，咱們还是先想想眼前的事吧。

春牛：啥事？咱結婚的事？

仙娥：你就惦记着結婚。我是說淑兰学习的事。

春牛：这事……难办。

仙娥：（思索着）哎！我倒有个办法。

春牛：有啥办法？

仙娥：（趴到春牛耳朵上說了一陣）怎么样？

春牛：演戏？

仙娥：嗯！

春牛：好，就这么办！

丁彦昌和王守田的爭論聲由遠而近。：

春牛：來了。

仙娥：別忘了，捧算盤為號！（急下）

春牛：忘不了！（坐下扒拉算盤）

（王守田與丁彥昌說着上。）

王守田：我真納悶，你們口口聲聲愛隊如家，到骨眼上，就不為隊打算了。

丁彥昌：話不能這麼說，咱愛隊也不能只看見自己鼻子尖底子一点点利益，看不見整體，也不能不為年輕人前途着想。

王守田：難道咱們生產隊不是國家的？難道老孫家二媳婦不是年輕人？

丁彥昌：有條件管着嘛。再說大伙也都同意派淑蘭去學習。

王守田：誰說的？老孫頭不是就挺同意我的看法嗎？

春牛：你派他兒媳婦去，他當然同意。

王守田：少插嘴。

春牛：（用力地扒拉算盤珠）哼！

王守田：（不耐煩地）別扒拉啦！你爹都成了算盤珠了——兩頭挨噓打。說成什麼，也不同意給草亭溝培養個技術員。